

隔代带娃

□ 崔立(上海, 公务员)



参加一场酒席, 看到很诧异的一幕。一个两岁的小男孩, 应该是和他的外婆坐在一起。小男孩坐在座位上, 头低低地在看手机抖音, 眼睛几乎都要碰到手机了, 稚嫩的小手不断地划过一个个画面。他的外婆, 在大家都举筷吃菜时, 却在给他喂饭, 他嘴一张, 调羹里的饭就进去了; 咀嚼、吞咽; 嘴再一张, 饭又进去了。如此的反复。其实小男孩因为看手机的缘故, 吃得很慢, 他的外婆, 手一直举在那里, 就等着小男孩再嘴巴张开。其实咀嚼与张嘴之间还是有些时间差的。同桌相熟的人就说, 外婆, 要不你也先吃点吧, 不然这热菜也都凉了。外婆点了点头, 筷子伸出去, 刚夹了一块羊肉, 小男孩嘴巴里已经嘟囔

开了, 满脸的不情愿。外婆赶紧说, 哦哦, 我不吃, 我先不吃, 先把宝宝喂好。

高高个子的外公过来了, 显然喝了点酒, 脸上红红的。外公摸了摸小男孩的头说: “还要吃什么吗? 外公给你去拿。”这位外公布满沟壑的脸上也是满脸的疼爱。

其间, 小男孩一直在看手机, 脸上很舒缓, 也很开心。到外婆将一碗饭喂完时, 又问, 还要吃吗? 小男孩摇摇头。外婆说, 那你去玩吧。小男孩点点头, 拿着手机就跑到旁侧的一个沙发上, 继续玩手机了。

有人问, 孩子的爸爸妈妈呢?

外婆说, 妈妈去西藏出差了, 爸爸要加班, 他们工作忙, 所以孩子经常是我们来带。反正我们也退休了, 没什么事情。

外婆还说, 这样子, 孩子好带呀, 也不闹腾。

这也让我想起, 有次坐地铁, 在一个站点车门打开的刹那, 冲进来一老一少, 老人背着书包手上拎着一袋子的东西还跑得很快, 看到门口有个空座位, 连着激动地喊, 快, 宝贝有个座位, 快点过来坐!

被叫宝贝的男孩子, 应该是个小学生, 壮壮的, 个儿起码有1.6米。反而是那个老人, 瘦瘦的, 个儿和男孩子差不多, 体重肯定还没男孩子重。

老人说, 宝贝, 坐吧。男孩子也不推辞, 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, 也似乎没看见老人身上的那些重物, 他就着口袋里掏出一块小汉堡, 巴滋巴滋地吃了起来。

不得不说, 这些事, 看着让我感到忧虑。

剥开石榴, 打开记忆

□ 毕雪琳(山西大同, 国企职员)



进入秋天, 一看见市场上售卖的石榴, 我的眼睛就发亮了, 因为对石榴的钟爱经年日久, 每次剥开一个石榴, 就像打开了一个与往事有关的记忆。

记得小时候, 邻居家王大婶的小院里就种了两棵石榴树, 长势喜人, 在碧绿的枝叶间, 火红的石榴非常诱人。王大婶善良能干, 家里家外一把手, 辛劳之中从没有怨言, 苦苦支撑着贫寒的家, 什么样的临时工都干过, 诸如盖房的泥瓦工、油漆工, 清洁工、帮厨, 做停电时用的蜡烛等等。

王大婶每天忙而不乱, 有条不紊, 每餐变着花样, 做家乡口味的各种饭食, 既

把一家老小养得健健康康, 还把鸡鸭们喂得肥肥胖壮。闲下来时, 她还自己裁剪布料做衣服, 给孩子们替换着穿。

后来日子好过了, 她仍是闲不住, 在家里承接压制成批量塑料袋的活儿, 不嫌利薄一天天干着, 因为只要有活干她就觉得生活有奔头。街坊邻里都夸她是个利落人。

王大婶特别喜欢小孩子, 尤其是小女孩, 每次看到我的发辫松散了, 她就乐呵呵地马上为我编一个更好看的辫子, 让我能在小伙伴面前显摆上半天。令我陶醉的是, 王大婶梳辫手法好, 速度快, 更兼力度轻柔, 如同按摩一样的舒服, 不像妈妈

给我梳头, 有时扯得头皮疼。

谁知后来, 天不遂人愿, 王大婶患上了妇科恶性肿瘤, 好日子刚起了个头, 她就去世了, 只有石榴树还年年开着花、结着果。现在回想起来, 王大姐也是有心事的, 那些情感的起伏沉降, 如同石榴果里面的一颗颗晶莹饱满的红籽粒, 一层层包裹着, 从外面往里看, 什么也看不出来。也许这样的心事要埋藏一生的时间, 除了供她自己在难眠的夜晚苦苦咀嚼之外, 没有人会窥探到她真实的内心。

又是一个秋天了, 眼见着市场上那些个石榴果, 我又想起王大婶, 和她家院子里的那两棵石榴树。